

## 现代汉语“是……的”句的结构与功能<sup>①</sup>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Shì...de*” Sentences in Modern Chinese

王亚新（東洋大学名誉教授）

Wang Yaxin (Professor Emeritus of Toyo University)

**摘要：**“是……的”句属于“是”字句的衍生句式。其中，“是……的(一)”针对某一事件命题的实现方式表示说明，句中的“VP的”保留了指称义，形成“V的O”和“VO的”两种结构。其中“V的O”指代受事，因此成为这类句式的优势结构。与此相对，“是……的(二)”针对某一判断命题的真伪性及其判断依据表示说明，伴有说话人的主观情态。句中的“VP的”失去指称义，部分“的”因此脱离了句式约束，演变为句尾的语气词。

**关键词：**“是……的”句 事件命题 判断命题 “VP的”结构 指称义

### 目录

#### 0. 引言

#### 1. “是”字句的句式类型

##### 1.1. 指别句与识别句

##### 1.2. 识别句与属性陈述句

#### 2. “的”字短语判断句与“是……的”句

##### 2.1. “的”字短语判断句

##### 2.2. “是……的(一)”与“是……的(二)”的区别

#### 3. “是……的(一)”的句式特征

##### 3.1. “是……的(一)”的功能

##### 3.2. “V的O”的语义结构

##### 3.3. “V的O”与“VO的”的区别

#### 4. “是……的(二)”的句式特征

##### 4.1. 针对既有命题的判断与说明

##### 4.2. 事件陈述与属性陈述

##### 4.3 表示情态的“的”

<sup>①</sup> 本文是在2025年7月「大東文化大学中国語学科・第29回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演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主要引述了王亚新(2024)《现代汉语“是”字句研究》(白帝社)中的观点和论述。为行文方便，有些引述未能逐一标注。另外，本文对原有观点及例句分析等做了部分修改。

## 5. 余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0. 引言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54)指出,“是……的”句是由判断句演变而来的,主要用于强调事件的已然性或加强陈述语气。刘月华等(1983)将“是……的”句分为“是……的(一)”和“是……的(二)”两种句式。认为前者针对某个已经实现或完成的动作,说明与该动作有关的时间、处所、方式、条件、目的、对象或施事等。后者则表示说话人的看法、见解或态度,句中的“是”和“的”表示语气,有时表示强调、肯定或态度坚决,有时表示口气的缓和或委婉等。

王亚新(2021, 2024)认为,“是……的”句是从“是”字句(主要为“的”字短语判断句)衍生出来的一种句式,它扩展并特化了“是”字句的某些功能,与“是”字句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独立,但又部分重叠的关系。例如,以下句子哪些属于“是……的”句,哪些属于“的”字短语判断句,有时很难界定。

- (1) a. 青蛙是会游泳的。
- b. 青蛙是在水里长大的。
- c. 青蛙是小李养的。
- d. 青蛙是小李抓的。

例(1a)(1b)通常视为“的”字短语判断句,(1c)(1d)视为“是……的”句。不过,上述句式在不同场景下也会有不同解读。上述句式在结构上没有明显区别,但在语义功能上有所不同,有些句式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

以下,我们就“是……的”句的结构与功能、及其与“是”字句(主要为“的”字短语判断句)之间的差异等做一些探讨。

## 1. “是”字句的句式类型

王亚新(2024)将“是”字句分为以下两大类、五小类:

### (2) I. 属性陈述

1. 类属: 鲸鱼是哺乳动物。
2. 性状: 这孩子是个黄头发。

### II. 对象指称

3. 指别: 《骆驼祥子》的作者是老舍。
4. 识别: 老舍是《骆驼祥子》的作者。
5. 等同: 舒庆春(就)是老舍。

上述句式属于“是”字句的基本分类,不同句式之间会出现语义或功能上的交叉或重叠,有时要依据使用场景来判定。除了上述句式外,“是”字句还有一些变体句式,如主谓谓语句、或“是”字表示焦点的句式等。

### 1.1. 指别句与识别句

上述分类中的“识别句”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提及，它通常被归入指别句或属性陈述句，然而在语义功能上，识别句与指别句或属性陈述句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地说，指别句的主语指向语篇域的某一语义角色概念，而非特定个体（实体），因此在后续句中不能使用人称词或指示词来回指。相反，识别句的主语指向场景域或语篇域的某一特定个体，该个体可以在后续句中得到回指。例如：

#### (3) 指别句

- a. 这次比赛的冠军是谁？ → 谁是这次比赛的冠军？  
— (\*他 / \*那个人) 是小李。
- b. 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哪儿？ → 哪儿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 (\*那儿 / ?那个城市) 是重庆。

#### (4) 识别句

- a. 那座山是什么山？ — 那是富士山。( ?那是日本最高的山)
- b. (指着相片) 这个人是谁？ — 他是我弟弟。( \*他是一个好人)
- c.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 (这) 是一本书。( ?是一本最近畅销的书)

例(3)这类指别句的主语提示一个语篇域角色（类似一个语义函数项），宾语从某一个体集合中选出符合该角色的成员（函数值）。这种选择具有“是A，不是B”的排他性质，主要回答“哪个人 / 哪个东西”等。由于其主语相当于一个语篇域角色概念，具体所指依赖语义条件或使用场景，因此一般不能使用人称词或指示词来回指。与此相对，例(4)这类识别句主语提示一个场景域或语篇域中的特定个体，宾语对其身份或角色等进行定位或识别，主要回答“什么人 / 什么东西”。这种说明属于针对性辨识，而非清单式选择或指认。

另外，指别句主宾语的位置可以互换，而识别句主语提示个体，宾语表示识别角色，主宾语的位置不能互换。

指别句与识别句的区别也可以简略为：指别句主语提示一个语篇域角色，由宾语来指认充任该角色的个体，而识别句主语提示一个场景域或语篇域个体，由宾语来定位或识别该个体的角色。

### 1.2. 识别句与属性陈述句

由于识别句是从身份或角色角度来对个体进行说明，有时类似属性陈述句，但二者在功能上明显不同。属性陈述句主语一般指向某个已取得谈话双方共识的指称对象，该对象相当于个体和角色的统一体。而识别句主语一般指向某个场景或语篇域的特定个体，其指称对象是确定的，但身份不确定，因此需要定位或识别。例如：

- (5) a. 那座山是什么山？ — 那是富士山。( ?那是日本最高的山) (识别)
- b. 富士山是什么山？ — (它) 是日本最高的山。 (属性陈述)
- (6) a. (指着相片) 这个人是谁？ — 他是我弟弟。( \*他是一个好人)。 (识别)
- b. 这个人怎么样？ — 他是一个好人。 (属性陈述)
- (7) a.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 是一本书。( ?是一本最近畅销的书) (识别)

b. 你手里这本书怎么样? — 这是一本最近畅销的书。 (属性陈述)

上述 a 类句是识别句, 其宾语受到语义约束, 只能从身份或角色角度进行说明。而 b 类句是属性陈述句, 其宾语一般不受这种语义约束。

束乡雄二(2005)认为, 识别句的主宾语在谈话模式中分属不同场域, 其主语一般指向语篇域或场景域的某一个体, 宾语指向知识域的某一坐标, 主宾语之间形成不同场域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反, 属性陈述句一般表示知识域(包括个人体验)中的主语与知识域中的宾语之间的对应关系, 主宾语属于同一场域的成分。

识别句表示识别时, 需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属于语用问题, 它与谈话双方的知识背景、谈话语题以及语用意图有关, 一般地说, 只要能满足谈话双方的语用意图即可。另外, 识别句和属性陈述句之间也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二者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

## 2. “的”字短语判断句与“是……的”句

“的”字短语判断句(以下简称“的”字短语句)的“VP 的”是“VP 的 NP”这一定中结构省略 NP 后构成的。“VP 的”属于定语结构, 原有功能是修饰 NP。省略 NP 后, “VP 的”仍属于名词性成分, 保留了指称(转指)义, 可以转指被省略的 NP, 同时也继承了定语原有的结构和功能。

朱德熙(1981)认为, 定语的功能可以分为限制性和描写性两种, 其中, 限制性定语的作用是举出一种性质和特征作为分类的根据来给中心词所代表的事物分类。我们看到, “的”字短语句中的“VP 的”基本属于“限制性”功能, 主要用于对类属或个体的区分性说明。同样, “是……的”句中的“VP 的”也继承了这种区分性说明的功能。

### 2.1. “的”字短语判断句

朱德熙(1978)将“的”字结构判断句分为以下五个类型。

(8) S1: M+是+DJ 的 (小王是昨天来的)

S2: DJ 的+是 M (昨天来的是小王)

S3: 是+M+DJ 的 (是我请小王来的)

S4: 是+DJ 的+M (是我开的门)

S5: (DJ 的)1+是+(DJ 的)2 (他拿的是人家挑剩下的)

上述 S1、S3 和 S4 相当于“是……的(一)”, S2 和 S5 相当于“是”字句。朱德熙认为上述句式都属于“的”字结构判断句, 相互之间存在平行变换关系。但我们认为, 其中有些句式可以作为“是……的”句而独立出来。这主要是因为“是……的”句虽然源于“是”字句, 但在语义和结构上发生了变化, 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句式功能, 而且在句式结构上也固化为特定格式。因此, “是……的”句尽管保留了“是”字句的许多特征, 但并不完全等于“是”字句, 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句式来处理更为合理。

“的”字短语句也属于“是”字句的一个类型, 同样可以表示属性陈述和对象指称。当句中“VP 的”后面补上 NP 后, 这些 NP 分为两类。一类表示类属, 相当于主语的上位名词 NP。另一类表示指称, 相当于特定个指 NP。省略 NP 后, 表示类属陈述的“VP 的”仍保

留了对事物进行类属区分的功能，其“VP 的”保留了指称义，转指类属 NP。同样，表示个体指称的“VP 的”也保留了指称义，转指特定个体 NP。例如：

- (9) a. 这本书是我的（书）。  
b. 这批货是新出厂的（产品）。  
c. 香蕉是他最爱吃的（水果）。
- (10) a. 这件衣服是去年买的（衣服 / 那件衣服）。  
b. 我是在西单看的这个电影。  
c. 昨天是谁给你打的（那个）电话。
- (11) a. 这条鱼是小李养的（鱼 / 那条鱼）。  
b. 这条鱼是活的（?鱼 / ?那条鱼）。  
c. 这些鱼都是很新鲜的（?鱼）。

例(9a)的宾语“我的”相当于“我的书”，“书”为上位名词，表示类属。省略“书”后，“我的”转指类属“书”，对“这本书”进行类属区分，属于“的”字短语。同样，(9b)(9c)也可以补上相应的上位名词，表示类属区分。这类“VP 的”保留了转指类属 NP 的指称义，相当于省略了 NP 的名词性“的”字短语。

例(10a)的主语是“这件衣服”，宾语“VP 的”有两种解读。一种表示“这件衣服”的类属，相当于说这件衣服属于“去年买的衣服”，“VP 的”转指上位名词，属于“的”字短语。另一种指称个体，相当于说这件衣服是“去年买的那件衣服”，“VP 的”转指个体 NP。后者常被解读为“是……的(一)”。(10b)的“电影”、(10c)的“电话”也相当于“这 / 那个 NP”，指代特定个体，一般也被解读为“是……的(一)”。这类句子省略 NP 后，“VP 的”仍保留了转指特定个体的指称义。

例(11)“VP 的”也有两种解读。当“VP 的”后面能够添加 NP 时，“VP 的”转指类属或个体，相当于省略了 NP 的“的”字短语。如果“VP 的”后面不能添加 NP、或添加 NP 后不自然时，则意味着“VP 的”失去了指称（转指）义，一般会解读为“是……的(二)”。如(11a)“VP 的”可以添加 NP，属于“的”字短语。(11b)可以有两种解读。而(11c)添加 NP 后不自然，一般解读为“是……的(二)”。因此，“是……的(二)”的形成显然与“VP 的”失去指称义有关。

“VP 的”含有受事成分时，也可以构成“VO 的”来转指施事，这类“VO 的”失去指称义后，也会解读为“是……的(二)”。

- (12) a. 他是教历史的（老师）。  
b. 他（就）是教这个的（?老师）。  
c. 他（就）是这么教历史的（\*老师）吗？

例(12a)是“的”字短语。(12b)根据使用场景会有不同解读。(12c)的“VO 的”基本失去了指称义，一般解读为“是……的(二)”。

与“是……的(二)”不同，“是……的(一)”的“VP 的”保留了指称义。

- (13) a. 这本书是写给大学生的（书）。  
 b. 这本书是他写的（书 / 那本书）。  
 c. 这本书是他弄脏的（?书 / 那本书）。  
 → d. 是他弄脏的（这本）书。（书=?类属 / 特定个体）。

例(13a)“VP 的”转指上位名词“书”时，表示类属，属于“的”字短语句。(13b)“VP 的”如果转指“书”时，也表示类属区分，属于“的”字短语句，如果转指“那本书”时，则表示个体识别。后者通常解读为“是……的(一)”。(13c)这种句式很少用于类属区分，通常解读为“是……的(一)”。(13d)是典型的“是……的(一)”，“弄脏的（这本）书”的“书”只能指代特定个体，很少指代类属。

由此可见，“是……的(一)”源于识别句，其“VP 的”保留了指称义，指向特定个体。不过，这类句式在演化过程中，整个句式功能发生了转变：从对个体的识别转为对行为方式的识别，同时在结构上也形成相对固定的格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是……的”句分别继承并扩展了“是”字句表示类属陈述和个体识别这两种句式功能，由此形成“是……的(二)”和“是……的(一)”两类句式。其中，“是……的(二)”继承了类属区分的句式功能。由于句中“VP 的”失去转指义，不再表示类属或类别，但保留了对事物进行真伪性区分说明的功能。而“是……的(一)”继承了个体识别句，但其功能发生了转变，从对个体（行为结果）的识别转为对行为方式的识别。

“是……的”句作为衍生句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句式结构和功能，但与“是”字句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处于一种交叉或重叠的状态。因此，对这两类句式进行区分时，往往需要依赖语义条件或使用场景。从“VP 的”的功能看，不论“是……的(一)”，还是“是……的(二)”，其“VP 的”都继承了定语的“限制性”功能，主要用于对事件或命题的区分性说明。

## 2.2. “是……的(一)”与“是……的(二)”的区别

首先，“是……的(一)”和“是……的(二)”的区别在于句中的“VP 的”是否保留了指称义。前面提到，“是……的(一)”的“VP 的”保留了指称义，而“是……的(二)”的“VP 的”完全失去了指称义。例如：

- (14) a. 这本书是老舍写的（书 / 那本书 / 《骆驼祥子》）。  
 → b. 是老舍写的这本书。 （=\*书 / 《骆驼祥子》）  
 → c. 老舍是写的这本书。 （=\*书 / 《骆驼祥子》）  
 → d. 老舍是 1936 年写的这本书。 （=\*书 / 《骆驼祥子》）

上述句子一般解读为“是……的(一)”。但(14a)的“VP 的（老舍写的）”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转指类属“书”，相当于“老舍的作品”。另一种转指特定个体“那本书”，后者可以置换为专有名词《骆驼祥子》。(14b)(14c)(14d)“这本书”都指向个体，一般不能置换为类属“书”，但可以置换为《骆驼祥子》（相当于特定个体），说明“是……的(一)”的“VP 的”一般指向特定个体。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的(一)”的宾语一般为有定的原因。相反，这类句中的 NP 如果指向类属 NP 时，便不再是“是……的(一)”，而是成为

“的”字短语句。但不论哪种，这类句中的“VP的”都保留了指称义。

与“是……的(一)”不同，“是……的(二)”继承了类属陈述功能。其“V(O)的”失去了指称义，不再表示类属或类别，但保留了对事物进行真伪性区分判断的功能。

(15) a.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行星。 → b.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行星)。

c. 这本书是有价值的(书)。 → d. 他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意见)。

例(15a)是“是”字句，对“地球”表示类属陈述，伴有“是A，不是B”这种排他性，属于一种真伪判断。(15b)“VP的”如果不指代“行星”时，有时会解读为“是……的(二)”，表示对“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一命题的真伪判断。(15c)也有两种解读。表示“有价值的书”时，是“的”字短语句，表示“这本书有价值”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时，是“是……的(二)”。(15d)“VP的”很少添加NP，一般会解读为“是……的(二)”。

其次，从命题角度看，“是……的(一)”针对事件命题，说话人以该命题的真实性为前提，就该事件的形成过程、或实现方式进行说明。其说明一般指向命题内部因素。相反，“是……的(二)”针对判断命题，说话人就该命题的真伪性、以及判断依据的合理性等进行说明。这种说明属于一种逻辑性、知识性陈述，同时伴有说话人自身的态度或立场等主观情态(语气)。

另外，从“VP的”结构看，由于“是……的(一)”的“VP的”保留了指称义，因此形成了“VO的”和“V的O”两种结构，前者指代施事，后者指代受事。其中“的”作为结构助词受“VP的”结构和语义的约束，不能随便移位，也不能表示情态(语气)。相反，“是……的(二)”只有“V(O)的”一种结构，且失去了指称义。因此，部分“的”会从“VP的”结构脱落，演变为句尾标记，成为一个独立的语气词。

不过，“是……的(一)”和“是……的(二)”这两类句中的“VP的”都保留了源于定语的限制性或区分性功能。从句式功能看，“是……的(一)”从表示“怎样VP的NP”这种对NP的区分，转为对“怎样VP的”的方式区分。而“是……的(二)”从表示“属于哪种类属的NP”的类属区分，转为表示“属于哪种类属(属性)”的真伪性区分。

由于上述“是……的”句的功能属于衍生性的，与“是”字句无法完全切割，因此，“是……的”句与“是”字句之间自然会出现部分交叉或重叠的现象。同样，“是……的(一)”和“是……的(二)”之间有时也出现交叉或重叠，判断其究竟属于哪种句式，最终需要依靠语义条件或使用场景。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下“是……的(一)”和“是……的(二)”。

### 3. “是……的(一)”的句式特征

根据朱德熙(1978)、李讷，安珊笛，张伯江(1998)、杉村博文(1999, 2015)、小野秀树(2001)、木村英树(2003)、袁毓林(2003)、沈家煊(2008)、杨凯荣(2016)等研究成果，我们知道“是……的(一)”具有以下特征。

(16) a. 针对某个已然行为表示说明。

b. 说明对象通常为特定的个别行为。

- c. 不表示事物的恒久属性。
- d. 不表示属性陈述，主要针对某个焦点表示确认或说明。
- e. 句子表层会出现“我是在西单买的书”这类非逻辑性结构。
- f. 动词一般不带“了、着、过”等时态标记。
- g. 动词不接受“不~、没~”等否定形式。
- h. 宾语一般为有定。

我们认为，上述特征反映了“是……的(一)”的语义条件，或者说，“是……的(一)”是在上述语义条件下才得以从“是”字句中分离出来的。

王亚新(2021)认为，“是……的(一)”的功能是谈话双方在认可某一事件命题为真的前提下，就该事件的形成过程(包括成因)或实施方式表示说明。“形成过程”或“实施方式”相当于广义的“实现方式”，包括与行为有关的施事、受事、与事、工具、手段、方法、动作、时间、场所等动词论元等因素，也包括引发事件的原因、目的等。

### 3.1. “是……的(一)”的功能

杉村博文(1999)认为“是……的(一)”的功能是表示“承前说明”，并将这类句式分为“信息焦点指定型”和“事件原因解说型”两个类型：

#### (17) a. 信息焦点指定型

“是你给我们家打的电话吧?” (例句引自杉村博文(1999)，下同)

#### b. 事件原因解说型

餐车里人多，挤来挤去，我们稀里糊涂吃完，撤了出来。几片红东西从外边打在车窗上，是西红柿，看来是前边谁把剩饭扔出车被风刮回来的。

王亚新(2021)认为这两个类型不是“是……的(一)”的本质性差异，而是在不同场景下凸显的语用功能性差异。上述划线部分实际上都表示事件的实现方式。(17a)表示“打电话”的实现方式，(17b)表示“几片红东西从外边打在车窗上”的实现方式。

以往，很多研究都认为“是……的(一)”的功能是表示焦点说明。我们认为，焦点说明不过是在特定场景下凸显的语用功能，本质上仍是表示实现方式。事实上，在实际语言中，有些表示焦点的句子反而不能使用“是……的”。

#### (18) 听说村里死了一个人。

- a. \*谁死的?(焦点) → b. 谁死了?
- c. 什么时候死的。(方式)
- d. 怎么死的?(成因) → e. 怎么死了?(怀疑命题为真)
- f. 死了几天了?(“几天”为焦点) → g. \*死的几天?

例(18a)的“谁”表示焦点，但不表示方式，不能用“是……的”，要说成(18b)。而(18c)(18d)表示方式，都能成立。由于“死”是瞬间动词，因此(18d)的方式相当于成因。(18e)也问成因，但对“死”感到意外，即怀疑命题真实性，不能用“是……的”。(18f)问死后(结果)的延续时间，结果的延续不属于形成过程，也不能用“是……的”。

(18d)的“怎么”作为副词，既可以问方式，也可以问原因。其区别在于前者认可命题

为真，而后者怀疑命题为真。我们看到，进入“是……的(一)”的“怎么”只能表示方式，这显然与这类句式需要认可命题为真这一语义条件有关<sup>②</sup>。

(19) 村里抓到小偷了。

- a. 谁抓的?(施事) → b. \*谁抓了?
- c. 怎么( / 什么时候)抓的?(方式) → d. \*怎么( / 什么时候)抓了?
- e. 抓了几个人?(结果数量) → \*抓的几个人?  
→ f. 几个人抓的? — 一个人抓的。(行为实施人数)
- g. 抓了多长时间了?(结果延续时间) → \*抓的多长时间?  
→ h. 多长时间抓到的? — 半个小时抓到的。(行为实施时间)

例(19a)“谁”问“抓小偷”的行为致使者，属于实现方式，(19b)不成立。(19c)表示方式，要用“是……的”，(19d)不成立。(19e)“几个人”问抓到的“小偷”人数，不属于“抓”的方式。相反，(19f)“几个人”问行为实施人数，属于方式。(19g)表示“抓到”后的延续时间，不属于方式。而(19h)表示“抓”的实施时间，属于方式。

因此，“是……的(一)”成立与否，主要取决于是否在认可命题为真的前提下，来表示事件的实现方式，而非取决于是否表示焦点。

木村英树(2003)认为表示原因的“为什么”不能用于“是……的(一)”。杨凯荣(2016)认为“为什么”不可以，但表示原因的“因为”可以。区别在于“为什么”作为外状语具有事件性质(表示某个外因事件)，因此不能进入“是……的(一)”，而原因可以与时间、场所、工具等一样，成为区分限定动作的某种基准。

我们认为，“为什么”和“因为”能否进入“是……的(一)”，也取决于是否表示方式，其前提依然是谈话双方认可命题为真。只要认可命题为真，“为什么”和“因为”都能进入“是……的”。相反，一旦怀疑命题为真，则“为什么”会指向命题自身的真伪性，从而将一个事件命题转变为一个判断命题，无法使用“是……的(一)”。例如：

- (20) a. ?他为什么迟到的? (木村英树 2003)  
b. ?他昨天是为什么给我打的电话? (杨凯荣 2016)  
c 他是因为卷进了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同上)

例(20a)(20b)的“为什么”对“迟到 / 打电话”表示不解，相当于怀疑命题真实(合理)性，因此不能用于“是……的”。但如果认可“迟到 / 打电话”命题为真时，则“为什么”和“因为”都能用于“是……的”。例如：

- (21) a. 你今天到底是为什么( / 因为什么)迟到的?<sup>③</sup>  
b. 你昨天是为什么( / 为了什么)给我打电话的?  
c. 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 / 因为什么)给你打的电话。

<sup>②</sup> 事件命题不完全等于事件本身，含有说话人主观认定的因素在内。因此，即使某个事件实际发生了，但说话人对该事件的发生表示不解或否认其合理性时，也属于对命题真实性的怀疑或否定。

<sup>③</sup> “到底”表示追问时，一般会以某个既有命题为前提，相当于说：我认可你迟到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21a)问原因，(21b)问目的，认可命题为真时都能成立。(21c)“为什么”属于内嵌成分，默认“打电话”命题为真。上述原因或目的都是在认可命题为真的前提下，来问事件的成因或目的，属于广义上的实现方式。以下是实际例子：

(22)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坐下了。若是他就是这么死去，就是死后有知，他也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坐下的，和为什么坐下的。坐了五分钟，也许是一点钟，他不晓得。他也不知道他是先坐下而后睡着，还是先睡着而后坐下的。大概他是先睡着了而后坐下的，因为他的疲乏已经能使他立着睡去的。(老舍：骆驼祥子)

上述划线部分“怎么、为什么、因为”都表示“坐下”的实现方式，都可以成立。

说明实现方式时，通常涉及谓词的各种论元或时间场所等因素，从而使其凸显为信息焦点，但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实现方式的某个方面。同样，原因或目的也属于方式的某个方面。

此外，某些行为或动作也可以作为方式进入“是……的(一)”。例如：

- (23) a. 这些萝卜都是偷来的。  
b. 这个钱包是路上捡的。  
c. 眼睛近视是看书看的。  
d. 她眼睛怎么红了？— 是哭的。

由于“是……的(一)”表示实现方式，因此对动词句能否构成“是……的”句，会有相应的语义约束。例如：

- (24) a. 菜刚洗完，他听到门咚地合上了，还有三保险的门锁咋嚓的转动声。他明白这是爱人将门反锁上了。(刘醒龙：暮时课诵)  
b. 有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爬爬到拖拉机上，……(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上述划线部分也属于承前说明，但不属于实现方式，不能用“是……的”。

另外，有些描述行为样态的成分也很少用于“是……的”。

- (25) a. 她饿了，肚子咕噜咕噜地叫唤(\*的)。  
b. 他哭了，大声地哭(\*的)。  
c. 她走了，脚步匆忙地离开了(/?的)这里。

上述划线部分表示行为样态，属于形容词或副词性描述。这类描述不属于名词性区分说明，一般不用于“是……的”。相反，如果行为样态可以表示方式，且对行为或结果形成某种区分性说明时，就可以用于“是……的”。例如：

- (26) a. 这几件衣服，我是挑便宜的买的。  
b. 那段路，他是提心吊胆地走过来的。  
c. 儿子第一天上幼儿园，早上是高高兴兴地走的，晚上却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例(26a)表示“衣服”的获得方式，“挑便宜”这一方式与其他方式具有区分性，且能影响行为结果。(26b)也如此。(26c)“高高兴兴”和“垂头丧气”都表示方式，前者以“上幼儿园”命题的真实性为前提，用了“是……的”，而后者违反命题预期，表示意外(反预期)变化，没用“是……的”。不过，如果说话人不预设立场，完全中立地进行陈述

时，后者也能成立，如“早上是高高高兴兴地走的，晚上是垂头丧气地回来的”。

### 3.2. “V 的 O” 的语义结构

“V 的 O” 短语作为定中结构，表示多种语义关系。其中的 V 既可以表示属性（性质或用途），也可以表示成因（起因或过程），因而使“V 的 O” 在表示已然和未然上形成不同的语义倾向。一般地说，表示性质或用途时具有非已然倾向，表示成因或结果时具有已然倾向。

(27) a. 吃的药（性质或用途） → 饭后吃的药。（倾向于非已然）

b. 熬的药（过程或结果） → 用砂锅熬的药。（倾向于已然）

例(27a)“V 的”表示“药”的性质或用途，倾向于非已然解读。(27b)“V 的”表示结果，倾向于已然解读。因此同一结构在不同场景下会形成不同解读。例如：

(28) a. 这本书是干什么用的？

— 孩子路上看的。（“VP 的”表示用途 = “的”字短语句）

b. 这本书怎么这么脏？

— 孩子路上看的。（“VP 的”表示结果 = “是……的”句）

例(28a)“孩子路上看的”表示用途，解读为非已然，(28b)表示结果，解读为已然。

从这个意义说，“V 的 O”表示行为结果时，不论是否用于“是……的(一)”，“VP 的”都倾向于已然解读。这种语义倾向与“是……的(一)”的句式语义是吻合的，但仅此还不足以判断其就是“是……的(一)”。如果“V 的(O)”表示已然，但不表示方式时，也不属于“是……的(一)”。例如：

(29) a. 这本书是谁看的？ — 是我看的。（已然 / 非已然）

b. 这本书是谁写的？ — 是老舍写的。（方式 / 类属）

c. 这本书是谁弄脏的？ — 是孩子弄脏的。（方式 / ?类属）

例(29a)“VP 的”有歧义，可以表示结果，也可以表示用途。前者相当于“是……的(一)”，后者相当于“的”字短语句。(29b)在短语层面表示已然，但在句法层面仍有歧义，表示方式“谁写”时，是“是……的(一)”，表类属区分“谁的书(作品)”时，是“的”字短语句。(29c)在一般场景下表示方式(成因)，一般解读为“是……的(一)”。这也说明，即使“V 的(O)”表示已然，但不表示实现方式时，仍然不能成为“是……的(一)”。

“V 的 O”属于定中结构，“V 的”相当于定语修饰语。当 V 为致使行为时，O 为该行为的结果（包括受影响对象）。当“V 的 O”的 V 和 O 为已知信息时，陈述重点会从对 O 的识别转为对 V 的修饰语、即 V 的方式识别。从而实现从行为结果说明到行为过程、或方式说明的转换，即从“如何实现 VP 的结果 NP（怎样 VP 的 NP）”转而表示“如何实现 VP 的（怎样 VP 的）”。而“是……的(一)”正是因这种功能转变而形成的句式。

由于“V 的 O”属于定中结构，“V 的”表示 O 的区分（识别）属性。当“V 的”与 O 分别成为主宾语时，一般可以构成以下两种句式。

(30) a. 老舍写的是《骆驼祥子》。（指别句）

b. 《骆驼祥子》是老舍写的。（识别句）

从语义看，(30a)“V 的(老舍写的)”相当于语义角色（函数项），“O(《骆驼祥子》)”

相当于特定个体（值），整个句子表示指别。相反，(30b)的O（《骆驼祥子》）为特定个体，“V的”表示识别。

例(30a)这类指别句属于分裂句，在汉语里一般用于以下句式。

- (31) a. 老舍写的是《骆驼祥子》。 (受事指别)  
b. 写《骆驼祥子》的是老舍。 (施事指别)  
c. \*老舍写《骆驼祥子》的是1936年（/是在北京）（时间场所指别）  
→ d. 老舍写《骆驼祥子》是1936年（/是在北京）。

例(31a)“SV的”转指受事，(31b)“VO的”转指施事（包括工具）或与事。在汉语里，“VP的”一般只能转指谓词必要论元，不能转指时间或场所等非必要论元。因此，(31c)不成立，一般使用(31d)。

相反，(30b)这类识别句都能使用“VP的”形式。

- (32) a. 《骆驼祥子》是老舍写的。 (施事识别)  
b. 老舍是1936年（/在北京）写《骆驼祥子》的。（时间或场所识别）  
→ c. 老舍是1936年（/在北京）写的《骆驼祥子》。

例(32a)以受事为主语，划线部分“SV的”表示识别，(32b)以施事为主语，划线部分“VO的”表示识别。这两类句子都可以成为“是……的(一)”。(32c)从句子结构看，属于典型的“是……的(一)”。这类句子以施事为主语，但“V的O”指向受事，从而在句式表层形成非逻辑性结构。

### 3.3. “V的O”与“VO的”的区别

“是……的(一)”有“V的O”和“VO的”两种结构。其中，“V的O”的使用率明显高于“VO的”。前者在句式表层有时形成非逻辑性结构，因而引发了很多讨论。

王亚新（2021，2024）认为，“V的O”之所以成为“是……的(一)”的优势结构，与“V的(O)”在语义上指向受事有关。“V的(O)”和“VO的”都属于定语结构，保留了指称义。“VO的”指向施事，“V的O”指向受事，因此在使用中会受到这种语义上的制约。

- (33) a. 小李回家了，是昨天回家的。 (VO的)  
b. 小李回家了，是昨天回的家。 (V的O)  
(34) a. 小李买了一本书，是昨天买的书。 (V的O)  
b. 小李买了一本书，\*是昨天买书的。 (VO的)  
(35) a. 小李买了一本书，是昨天买的这本书。 (V的O)  
b. 小李买了一本书，是昨天买这本书的。 (VO的)

例(33a)“VO的”转指施事，句子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为“小李是昨天回家的（那个人）”，另一种解读为“小李回家是昨天回(家)的”，前者表示个体识别，后者表示方式识别。由于“昨天”较少用于个体识别，因此一般解读为方式识别，成为“是……的(一)”。(33b)“V的O”指向受事，表示“(家)是昨天回的家”，由于“昨天”也很少用于“家”的识别，通常也会解读为“回家”的方式识别，成为“是……的(一)”。

例(34a)“V的(O)”指向受事“书”。虽然“昨天买的书”的“书”为冗余，但句法上

可以成立。这个句子也有两种解读，即对“书”的识别和“买书”的方式识别，在一般场景下通常会解读为后者。(34b)“VO的”指代施事，针对受事“书”进行说明时，指代施事的“买书的”很难成立。

例(35a)“V的0”指向受事，(35b)“VO的”指向施事。由于0(这本书)指向特定个体，属于个体识别句。因此从个体识别转为方式识别时，一般会成为“是……的(一)”。这反过来也说明，“是……的(一)”源于个体识别句，不论针对施事还是受事进行说明，都能接受“V的这个0”或“V这个0的”这两种结构。

相反，如果0不是“这/那个0”时，因为“V的0”和“VO的”的指称义不同，会受到语义制约。我们看到，在“是……的(一)”中，针对施事进行说明时，既可以接受“VO的”，也可以接受“V的0”(实际指向事件)，但针对受事说明时，除非使用“这个0”，否则一般都使用“V的0”，这显然与“V的0”指代受事有关。

在汉语里，针对先行句表示承前说明时，普遍带有针对宾语(受事)的倾向，这与先行句的宾语代表新信息或陈述重点有关。尽管进行承前说明时，施事和受事在逻辑上都有可能成为说明对象，但受事往往更占优势。同时，由于受事是行为的结果物或承受者，其自身属性的形成，相比施事更依赖于行为或行为方式，因此对受事的说明，反过来也更容易转为对行为或行为方式的说明。例如：

- (36) a. 你刚才打电话是给谁打的(电话)? → \*是给谁打电话的?  
b. (雨伞)我是在电车上丢的(雨伞)。 → \*是在电车上丢雨伞的<sup>④</sup>。  
c. 晚饭，我们是吃的饺子。 → \*是吃饺子的。

上述句子都针对受事进行说明，只能接受“V的(0)”。(36a)“电话”和(36b)“雨伞”尽管在语义上为冗余，但在句法上成立，而“VO的”很难成立。同样，(36c)的“饺子”是对0(晚饭)的内容识别，也只能使用“V的0”。

我们认为，在“是……的(一)”句中，“V的0”成为优势结构不是偶然的，它与“V的(0)”指代受事有关。从语义功能看，这一结构也更容易促成从对行为结果识别到对行为方式识别的转换。

“是……的(一)”针对的命题，其提示语可以作为句法层面的主语出现，也可以作为话语层面的话题出现。针对后者进行说明时，“是……的(一)”在功能上相当于主谓谓语句的述题(大谓语)部分，它与话题(提示语)之间构成〈话题-述题〉这一题述关系。

- (37)听说他生了一个孩子。  
— a. 生孩子，他是上个月生(这个)孩子的。 → 生的孩子  
— b. 孩子，他是上个月生的孩子。 → ?生孩子的
- (38)听说他生了一个孩子。  
— a. 生孩子，\*他是生男孩儿的。 → 生的男孩儿  
— b. 孩子，他是生的男孩儿。 → \*生男孩儿的

<sup>④</sup> 这类句子如果改为“是给谁打这个电话的/是在电车上丢这把雨伞的”后可以成立，这与个体识别句的语义结构有关。

例(37)的话题是“他生了一个孩子”。(37a)以“生孩子”来提示话题时,虽然也能使用“VO的”,但说成“生这个孩子的”更自然<sup>⑤</sup>。当(37b)以“孩子”为话题时,一般只接受“V的O”。(38a)“男孩儿”是对受事“孩子”的识别,因此指代施事的“VO的”不成立,只能接受(38b)“V的O”。

从句式功能看,(37b)“他是去年生的孩子”和(38b)“他是生的男孩儿”在语义上都不是一个整句,而是相当于主谓谓语句的大谓语,即针对话题表示说明的述题部分。句法层面的主语“他”相当于该事件的领有者或参与者,但不是说明的直接对象(话题)。在〈话题-说明〉这一题述关系中,属于次话题、或对比话题成分。

汉语的主谓谓语句,可以由多种成分来充任大主语(话题),其中最简洁的方式是将某个谓词论元提升为大主语。尽管从逻辑上看,施事和受事都有可能升为大主语,但受事因为不是事件的领有者或参与者,反而更容易作为话题来提示整个事件。

在主谓谓语句表示的〈话题-述题〉关系中,话题对述题部分具有语义上的整合作用。我们看到,当以受事、或非施事成分为话题(大主语)时,述题(大谓语)部分经常会出现非逻辑性结构。

- (39) a. 太太, 他是美国太太。 → 他是娶的美国太太  
b. 大学, 他是理科,我是文科。 → 他是学的理科,我是学的文科  
c. 洗脸, 我是凉水。 → 我是用的凉水  
d. 工资, 我们是学校发的。 → 我们是学校发的工资

上述划线部分都呈现非逻辑性结构,但在话题整合作用下都能成立。这也说明以受事或非施事成分为话题时,句式表层出现非逻辑性结构不是偶然的,而是〈话题-述题〉关系中的常见形式。另外,上述句中如果插入动词、或补上宾语时,一般都会构成“V的O”,而不是“VO的”。这也说明“V的O”的形成与语义结构有关,与“VO的”之间不存在所谓移位或变换关系。

“是……的(一)”的功能是针对某个事件的实现方式表示区分性说明。其中“VP的”保留了指称义,从而形成“V的O”和“VO的”两种结构。由于“是……的(一)”源于识别句,在结构与功能上继承了识别句的很多特征,因此不能将其解释为由一般动词句通过添加“是……的”来表示焦点说明的句式。这种解释无助于说明“是……的(一)”的功能,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动词句不能用于这种句式。

#### 4. “是……的(二)”的句式特征

前面提到,“是……的(二)”源于“是”字句的类属陈述句,其演化过程与“VP的”失去指称义有关。失去指称义后,这类句式不再表示类属类别,但保留了对事物或属性进行真伪区分性说明的功能。

“是……的(二)”的基本功能是将某个事件视为一个判断命题,说话人就该命题的真伪

<sup>⑤</sup> “生这个孩子的”可以成立,是因为“这个孩子”相当于回指形式,属于已知信息,可以使语义焦点落在方式上,从而凸显对方式的说明。

性、合理性来表示判断或说明，并伴有说话人自身的肯定性情态（态度或立场）。这种情态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可以解读为强调、肯定、坚决、说服、缓和或委婉等不同语气。

#### 4.1. 针对既有命题的判断与说明

“是……的(二)”针对的命题，一般是获得谈话双方共识的某个判断命题，如双方正在谈论的某个话题、或共同面对的某个场景命题等。

(40) a. 鲸鱼是哺乳动物。

b. 鲸鱼是生活在大海里的（动物）。

(41) a. 这本书值得一读。 → b. 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

c. 这本书不值得一读。 → d. ?这本书不是值得一读的。

e. 这本书是不值得一读的。

例(40a)是“是”字句，表示属性陈述。它一般以“鲸鱼”的存在为前提，否则便失去判断意义。(40b)添加NP（动物）后也属于类属陈述。如果不添加NP，可以解读为“是……的(二)”。后者表示“鲸鱼生活在大海里”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或“鲸鱼”确实具有“生活在大海里”这一属性等。“是”字句作为判断句，一般以判断对象的存在为前提，表示真伪判断。“是……的(二)”基本继承了这种判断模式，一般以某个既有命题为前提，说话人就该命题的真伪性表示判断或说明。

例(41a)说明“这本书”的属性，(41b)表示“这本书值得一读”这一命题具有真实性。(41d)否定“这本书值得一读”命题为真，但一般以该命题为前提，因此需要有相应的语境支持，否则会不自然。(41e)表示“这本书不值得一读”命题为真。上述句子加上“是……的”后，不再表示单纯描述，而是一种逻辑判断，并伴有该判断基于事实、或合乎常理等肯定性语气。

“是……的(二)”表示判断时，可以针对肯定命题，也可以针对否定命题，但“是……的(二)”本身一般采用肯定句式。如采用否定句式时，一般是针对某个既有判断表示否定，因此需要有相应的语境支持。

“是……的(二)”以既有命题为前提，在语用上也属于一种依附性句式，需要与前提命题形成某种关联性，相当于广义的“承前说明”句。这也意味着，并非任意一个句子只要加上“是”或“的”就能成句的。例如，说话人单方面提出的内容（初始命题）一般都不能使用“是……的”。

(42) a. 外边很冷吗？ → b. \*外边是很冷的吗？

— c. 外边很冷。 → d. ?外边是很冷的。

(43) a. 北京冬天很冷吗？ → b. 北京冬天是很冷的吗？

— c. 北京冬天很冷。 → d. 北京冬天是很冷的。

例(42a)属于单方面提出命题，不属于既有命题，一般不用“是……的”，作为回答也如此。(43a)也属于单方面提出命题，而(43b)是针对某一既有命题（北京冬天很冷）来确认其真伪性。作为回答，(43c)表示个人感受，(43d)表示“北京冬天很冷”命题具有真实性，其判断依据可以是常理、常识或实际体验等。

(44) a. 你明天干什么? → b. \*你明天是干什么的?

— c. 我想去买东西。→ d. ?我是想买东西的。

(45) a. 你将来打算干什么? → b. 你将来是打算干什么的?

— c. 我将来想当老师。→ d. 我将来是要当老师的。

例(44a)“明天干什么”询问对方的行为或意愿，很少使用“是……的”。(45a)“将来打算干什么”是问对方的意愿。(45b)是以“将来干什么”为命题，询问对方的职业选择。(45c)表示个人意愿，(45d)表示区分性选择。

除了疑问句以外，“是……的(二)”用于一般陈述句时，也需要依附前提命题。

(46) a. 我家来了一个客人。 → \*我家是来了一个客人的。

b. 夜空中出现了几颗星星。 → \*夜空中是出现了几颗星星的。

c. 羊圈里丢了两只羊。 → ?羊圈里是丢了两只羊的。

d. 太阳落山了。 → \*太阳是落山的。

上述句子属于“隐现句”，主要表示新场景的出现，相当于提示一个新命题。这类句子通常不使用“是……的”。相反，下述句子经常使用“是……的”。

(47) a. 学外语只要肯花时间，是一定能学好的。

b. 别等了，他今天是不会来的。

c.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例(47a)的命题为“如何学好外语”，划线部分表示“肯花时间”与“学好外语”之间的逻辑关系，且“一定能学好”是基于常识的判断。(47b)主张“别等了”，依据是“他今天不会来”，而“他不会来”是基于常识、或说话人自身经验的合理判断。(47c)涉及“死”这一命题，说话人认为“人总要死”是基于常识的真实判断。

不过，“是……的(二)”并非只要有了前提命题就能使用，如果是向对方求证某个命题的真伪性时一般会用“是”，但很少用“的”。

(48) a. 你不是知道这件事(?)的吗?

b. 这件事，不是已经说过(?)的吗?

c. 他不是不喝酒(?)的吗?。

d. 这件事是不是明天再商量(\*)的?。

划线部分相当于前提命题。针对该命题向对方求证真伪时，不属于说话人的判断，因此可以用“是”，但不会用“的”。相反，如果不是询问，而是表示说话人自身的判断时，可以用“的”。

(49) a. 你是知道这件事的。

b. 这件事是以前说过的。

c. 你别劝了，他是不喝酒的。

d. 这件事是可以明天再商量的。

上述“是……的”都是针对取得谈话双方共识的某个命题来表示说话人的真伪判断。在以往的研究中，上述“是……的(二)”的功能常被解释为表示强调。我们认为，这类句

式的基本功能不是强调，而是表示说话人基于依据的真伪性判断。由于说话人认为自己的判断具有真实性、合理性或基于事实等，因而对方可以理解或接受的，由此而产生了所谓强调、说服、解释等语气。

#### 4.2. 事件陈述与属性陈述

命题陈述分为事件陈述 (stage-level predicates) 和属性陈述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s)。前者表示临时状态或个别事件，后者表示恒常属性。

(50) a. 这本书干干净净的。

b. 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

上述两个句子都是对“这本书”的说明，但语义上有差异。(50a)是形容词性、描写性说明，而(50b)是名词性、区分性说明。前者表示一种临时状态，属于直观的感知性陈述，而后者表示性质等恒常属性，属于一种知识性、逻辑性陈述。

我们看到，针对(50a)这类个别事件或临时状态进行说明时，很少使用“是……的”，即使用了“是……的”，也不一定是“是……的(二)”。相反，表示恒常属性时可以使用“是……的(二)”。说明“是……的(二)”属于一种知识性或逻辑性陈述。

(51) a. 这个药(?是)甜甜的。

b. 这个药是用来治病的。

c. 药不是治百病的。

例(51a)属于感知性描述，这里的“VP的”是形容词性的，不属于“是……的(二)”。(51b)的“VP的”是名词性的，可以解读为“的”字短语，也可以解读为“是……的(二)”。(51c)对“药治百病”这一命题(判断)表示否定，一般解读为“是……的(二)”。

由于“是……的(二)”用于性质等恒常属性，很少用于临时状态或偶发事件。如果使用“是……的(二)”来针对个别事件进行说明时，一般体现为从常理或常识的角度，来对事件进行区分性、或逻辑性归纳说明。例如：

(52) a. 今天村里死了一个人。→ b. \*今天村里是死了一个人的。

c. 村里每天都死人。→ d. 村里是每天都死人的。

(53) a. 这个药没治好他的病。→ b. \*这个药是没治好他的病的。

c. 这个药治不好他的病。→ d. 这个药是治不好他的病的。

例(52a)是偶发事件，一般不用“是……的”。(52c)是反复事件，可以视为常态或规律而使用“是……的”。(53a)也属于偶发事件，不能用“是……的”。(53c)说明药物的恒常属性，可以用“是……的”。

“是……的(二)”表示基于客观依据的逻辑判断。这些依据可以是常理、规律、事实、经验或个人体验等，一般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或恒常性，因而会伴有期待对方理解、认同的语气。这种语气可以解释为确信、强调、说服、解释、缓和以及委婉等等。其中有些语气之间是对立的，之所以能解读出各种不同语气，与其不同的使用场景有关。不过，这些语气之间都有共同之处，即都属于一种知识性、逻辑性陈述，且伴有说话人基于常识或客观依据的肯定性语气。例如：

- (54) a. 大家对这件事是比较失望的。  
 b. 说实话，她也挺不容易的。  
 c. 这件事，你应该会理解的。
- (55) a. 你放心，我（是）不会骗你的。（你应该相信我）  
 b. 坏事是能变成好事的。（不要太失望）  
 c. （其实）他是爱你的。（只是你没察觉）

例(54a)表示“大家比较失望”是客观现实。(54b)表示“她不容易”是基于实际的真实状况。(54c)表示在常理下，对方应有的选择。(55)各句通常解释为表示安慰、劝说或说服等用法，实际上也属于基于常识或客观依据的逻辑性陈述。

另外，“是……的”也用于理应如此，但实际却出现了意外等场合。例如：

- (56) a. 我真想去。  
 b. 我是真想去的。  
 c. 我（本来）是真想去的，可实在忙不过来。
- (57) a. 我不想告诉你。  
 b. 我（是）不想告诉你的。  
 c. 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

例(56a)表示说话人的意愿。(56b)表示“想去”是真实的想法，但实际不一定去。(56c)表示“想去”是真实的，但实际出了意外。(57a)表示意愿。(57b)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或立场，但实际如何做不确定。(57c)表示原来的状况出现了变化。下述例句也如此：

- (58) a. 我原来是不打算看电影的。  
 b. 我是打算去北京的，后来（?是）去了上海（\*的）。  
 c. 我（本来）是真想去的，可实在是忙不过来（\*的）。  
 b. 我原来是不想告诉你的，但现在还是告诉你吧（/\*的）。

上述“是……的”表示原有的真实想法或状况，但实际却出现意外。由于意外情况不属于常态，具有临时属性，因此表示意外情况时不能使用“是……的”。

#### 4.3. 表示情态的“的”

- (59) a. 冬天的北京（是）很冷的。  
 b. 冬天的北京（?是）真冷（\*的）。  
 c. 冬天的北京（?是）够冷的。

例(59a)一般解读为“是……的(二)”。(59b)“真冷”表示临场感受，属于感知性陈述，不能用“是……的”。(59c)会有不同解读，“VP的”可以解读为形容词性成分，也可以解读为“是……的(二)”。如果解读为后者时，相当于说句尾“的”单独承担了“是……的(二)”的句式功能。

从语义看，(59c)接近“是……的(二)”，相当于“是”字脱落后形成的句式。由于这类“是”已经失去动词功能，因此可以省略，尤其与“会、要、可、挺”等副词性成分交集时往往出现省略或脱落，从而形成由“的”字独自承担“是……的(二)”功能的现象。

例(59c)究竟属于“是……的(二)”，还是属于由“的”单独表示语气的句子，很难判定。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是……的(二)”进一步演化，“的”字逐渐脱离“VP的”而成为一个句尾情态标记，扩大了其使用范围。例如：

- (60) a. 这活儿(?是)够累人的。  
b. 碰到这种事，换谁都(?是)会这么想的。  
c. 听你这么说，我还(?是)挺感动的。

上述句中，有的在语义上接近“是……的(二)”，但句中“的”已从“VP的”结构上脱落，成为一个独立的句尾情态(语气)词。

日常交际中常见的“是的、对的、好的”的“的”也类似这个“的”。这些“的”是对对方提出的命题(判断、提议等)表示肯定、理解或赞同，也属于一种真伪判断。这些“的”已经成为独立的语气词，完全脱离了“是……的(二)”句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是……的(二)”的基本功能是针对某一既有命题，表示说话人基于常理或客观依据的真伪性逻辑判断。这些功能源于“是”字句的类属陈述功能。与“是”字句不同的地方在于，“是……的(二)”的“VP的”失去了指称义，不再表示类属区分，但保留了对命题进行真伪性、或区分性判断的功能。

## 5. 余论

“是……的”句是从“是”字句演化而来的句式，因此与“是”字句之间会出现交叉或重叠的现象。对这两类句式进行区分时，有时需要借助语义条件或使用场景。由于这个缘故，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是……的”句不是一个独立句式，应当归入“是”字句。

我们认为，“是……的”句可以视为一类独立句式。它本身是由“是”字句的某些功能经过延伸扩展后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除了继承“是”字句的结构与功能外，还吸收了邻近句式的某些结构与功能。例如：

- (61) a. 晚饭，我们是在食堂吃的。→ b. 我们在食堂吃晚饭。  
c. 晚饭，是我付的钱。→ d. 我付钱吃晚饭。  
e. 他们吃晚饭，是我付的钱。→ f. 他们吃晚饭，我付钱。

例(61a)是典型的“是……的(一)”，它可以还原为(61b)这一动词单句。同样，(61c)也可以还原为(61d)。但(61e)划线部分虽然与(61c)相同，却无法还原成一个动词单句。(61e)在句式功能上，也针对特定事件表示实现方式，也使用“V的O”结构，但这类句子是否属于“是……的(一)”显然会有争议。

我们认为，(61e)也应当归入“是……的(一)”。从语义功能看，(61e)相当于以“他们吃晚饭”这一事件为话题，以“是我付的钱”为述题的〈话题-述题〉句式。

从这个意义说，“是……的”句已经形成了具有特定功能的独立句式，在句式结构和功能上，不仅继承了“是”字句，同时也吸收了某些邻近句式特征，因此与邻近句式之间也会出现交叉或重叠的现象。

## 主要参考文献

- 王 力 1954 《中国现代语法》中华书局.
- 朱德熙 1978 “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第1、2期.  
—— 1981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刘月华等 1983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李 讷、安珊笛、张伯江 1998 从话语角度论证语气词“的”,《中国语文》第2期.
- 杉村博文 1999 “的”字结构”、承指与分类,《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5 论两类“的”字句与其中助词“的”的句法性质,《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小野秀樹 2001 “的”の「モノ化」機能 — 「照応」と“是……的”をめぐって,『現代中国語研究』第3期,朋友書店.
- 木村英树 2003 “的”字句的句式语义及“的”字的功能扩展,《中国语文》第4期.
- 袁毓林 2003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的”的句法语义功能,《中国语文》第1期.
- 王亚新 2004 汉语“是……的”句中的名词判断句因素,『平井勝利教授退官記念・中国学・日本語学論文集』白帝社.  
—— 2021 汉语“是…的”句的语用条件和功能,『東洋大学人間科学総合研究所紀要』第23号.  
—— 2024 《现代汉语“是”字句研究》白帝社.
- 東郷雄二 2005 名詞句の指示とコピュラ文の意味機能,『科学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東郷雄二).
- 沈家煊 2008 “移位”还是“移情”,《中国语文》第5期.
- 龙海平、肖小平 2011 “我是昨天买的票”句式及其相关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杨凯荣 2016 句中成分的焦点化动因及优先度等级—从事件句到说明句,『中国語学』第263号,日本中国語学会.

(yaxin@toyo.jp)